

# 东北地区中部的边岗和延边长城

李 健 才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东北地区长城遗迹较多，在东北的南部，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境内，有横贯东西的燕、秦、汉长城；在西部，即沿今大兴安岭东麓有东北、西南走向的金代长城——界壕边堡；在辽宁省境内，有明代边墙；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境内，有清代柳条边。此外，在东北地区的中部，即吉林省和辽宁省的中部平原地带，还有东北、西南走向的老边岗；在吉林省东部延边地区和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地区也发现了长城遗迹。前四道长城，经过调查研究，已有专著和论文发表，关于它的走向和建筑年代，已经基本清楚；后两道长城，即老边岗和延边长城，关于它的走向和建筑年代，有的尚未搞清，有的还有不同看法，但都没有专文发表。今据考古调查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对这两道长城的基本走向和建筑年代，试作如下探讨。

## 一 老边岗——高丽长城

东北中部的松、辽平原，以老边岗、边岗、小边、土龙等命名的地名是很多的，这些地名基本上都是在东北——西南这条线上。从东北往西南有吉林省农安县境内的龙王乡西北十二里的边岗和边岗乡境内的三岗。笔者在1983年调查农安西南部的顺山古城(白土墩古城)时，当地老人曾谈

到有一道边岗从怀德进入农安的情况，当时还能看清楚，今天遗迹已不明显。在怀德县境内有双城堡镇境内的边岗、四道岗乡境内的四道岗和小边、秦家屯东南十五里的边岗。在梨树县境内有河山乡东南十里的土龙村、三合乡西南二十里的三道岗子、金山乡东南十八里的王家岗子。由此再往西南进入辽宁省。在辽宁省境内有些老边的地名，多是因靠近明代边墙而命名的，是否和东北、西南走向的边岗这一长城遗迹重合在一起，还难以断定。在辽宁省境内，以边岗，老边命名的地名，有开原县三家子乡南十五里的西老边、新民县东北辽河东岸的三道岗子、沈阳市郊西北的老边、海城县西北浑河东岸的三道岗，由此再往西南进入营口市北部的二道边和营口市郊区的老边村、老边站。把这些边岗、老边、小边、土龙等地名连成一线，就不难看出它的基本走向。

边岗地名，地处东北中部松、辽平原，这一带开发较早，有许多地方早已夷为平地，仅有边岗的地名，而无长城的遗迹。在辽宁省境内的边岗地名附近，虽然还没有发现长城遗迹的报导，但在吉林省怀德县境内的边岗地名附近，已经找到长城遗迹。据《怀德县志》载：“此边在四区戡子街西南入境，至五区大青山南入长春界，斜亘境内七十余里。凡境内诸屯，

以边岗、小边名者,均以此”①。说明边岗就是古代长城的遗名。《怀德县文物志》载:根据1981年和1983年的实地考古调查资料,在怀德县境内的边岗,“横跨秦家屯、双榆树、四道岗、育林等四乡,经平安堡、老城堡、榆树堡、东黄花甸子、陈家窝堡、边岗屯、八岔沟子西、梁家炉、姜德屯、边岗四队、幸福村后直入农安县境,全长五十余华里”。这段长城遗迹,有的夷为平地,成为乡道,遗迹已不明显;有的地段尚高于地表,遗迹还较为明显。“其中,又以三皇庙村东和黄花甸子北保存较好。三皇庙村东边岗基宽约六米,顶宽约三米,高约一米”。据当地群众讲:“四十年前,此岗超过屋脊,有五米余高”。其它地方,因缺乏考古调查资料,关于它的确切位置和走向,目前还不清楚,但从吉林、辽宁两省有关老边岗或边岗的地名连起来看,也可以推知它的基本走向。尤其从吉林省怀德县境内的实地考古调查资料和营口市郊区的老边村、老边站等地名连起来看,可以推知这一长城的起止点和走向。这一边岗,东北从今农安起,西南到营口海滨止。

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调查资料,在辽河东岸老边岗的东部附近,又有西南、东北排成行的高句丽(高丽)山城。从西南向东北数起有:1.金县东十五里的大黑山山城、2.复县北得利寺附近的龙潭山城、3.新金县东大郭屯北山上的高丽城、4.盖县青石岭乡高丽城村的高丽城(建安城)、5.海城县东南十五里的英城子山城(安市城)、6.辽阳市东六十里西大窑乡官村东山上的高丽城(岩州城)、7.沈阳市东南陈相屯塔山山城、8.抚顺市高尔山城(新城)、9.铁岭东南凡河北岸催阵堡山城、10.开原威远堡山城、11.西丰县凉泉

乡南十五里的城子山山城等②。从开原威远堡山城东北行,进入吉林省,今吉林市有龙潭山城,是目前所知最北端的高句丽山城。除吉林市龙潭山城以外,把以上这些高句丽(高丽)山城连成一线,很明显是一条由西南到东北走向的高句丽(高丽)西部的边防城。在这些山城的西部附近,就是西南——东北走向的边岗,即长城遗迹。这一边岗当是上述高句丽山城西部的第一道防线。

关于老边岗的建置年代问题,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可知有四种说法:一是“认为是汉塞故址”,二是认为“是辽代为抵御崛起于其东北的女真人所筑的边塞”③;三是认为“此边为明代与蒙古之界”④;四是认为是高句丽长城⑤。以上四种说法,因非专题论文,所以并没有提出论据,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认为前三种缺乏可靠的根据,和历史事实不符,后一说和有关高句丽长城的文献记载是相符的。

关于记述高句丽即高丽⑥长城比较早的史资料有《旧唐书·高丽传》和《新唐书·高丽传》,记载比较详细而明确的是高丽仁宗时期的高丽人金富轼撰成的《三国史记》⑦。

《旧唐书·高丽传》:“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

《新唐书·高丽传》:“建武惧,乃筑长城,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三国史记》卷20,高句丽本纪八:“荣留王十四年春二月,王动众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余里,凡十六年毕功”。高句丽即高丽,荣留王即建武。由此可知,高句丽荣留王(建武)为了防御唐朝的进攻,用十六年的时间,即自荣留王十四年、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到宝藏王五年、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修筑了千余里的长城。汉代、辽代、明代都没有在东北的中部平原地区修筑从东北到西南千余里长城的文献记载。汉代在今东北的长城，以及明代边墙，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比较明确，并没有到达今吉林省境内。辽代为了防御东北生女真的南下，曾在今第二松花江北修筑过城堡障塞和烽火台⑧，并没有在东北的中部修筑千余里长城的记载。从辽代各族和重要城镇、驿站的分布来看，辽代也没有在这里修筑长城的必要。老边岗的走向和起止点，以及长度，和文献所载高丽修筑的长城完全相符。

前述文献记载皆云高丽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起，西南至海止。关于高丽扶余城当今何地的问题，中外学者有多种说法⑨，主要有辽宁省昌图四面城说和开原说。笔者认为高丽的扶余城在今农安，其根据是：

第一，《三国志》载：“渤海国南海、鸭绿、扶余、柰城四府，并是高丽旧地也”⑩。这一记载证实，渤海的扶余府就是高丽的扶余城。据《辽史·地理志》东京道通州和龙州黄龙府条的记载：渤海的扶余府就是“扶余（夫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夫余王城有前期和后期之分，这一夫余王城就是“西徙近燕”后的王城。渤海的扶余府（扶余城）就是辽代最初的黄龙府所在地。有人认为辽代最初的黄龙府在今农安的西南，即今昌图四面城⑪，复置的黄龙府在今农安。因此，认为渤海的扶余府和夫余后期的王城在今昌图四面城。中、日史学界多从此说。这是对《辽史·地理志》通州和龙州黄龙府这两条记载的误解。从这两条的记载可知，辽代前期和后期的黄龙府都在今农

安，中间因渤海人燕颇起义，保宁七年（公元975年）西南迁到通州仍名黄龙府。到辽圣宗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又“迁城于东北”，即迁到通州的东北，亦即迁回原地，仍名黄龙府。在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迁城的同时，遂将西南迁的龙州黄龙府改名为通州。由此可知，辽代黄龙府曾一度西南迁，但最初和最后，都在今农安，也就是渤海的扶余府和夫余后期王城的所在地。渤海的扶余府既是“高丽旧地”，则高丽的扶余城也在今农安。

第二，推定高丽扶余城的位置时，还应注意所推定的扶余城附近及其西南一带，有无长城遗迹的问题。据调查，在今农安的西南和怀德县境内，有“边岗”，即长城的遗迹。如把高丽的扶余城推定在昌图四面城等地，则和高丽长城“东北自扶余城”的记载不符。农安、怀德等地的边岗长城遗迹，为推定高丽扶余城在今农安提供了考古资料的可靠根据。

其次，关于高丽长城“西南至海”的具体地址问题。在西南沿海一带有老边地名的地方是在营口市，今营口市郊区有老边村、老边站的地名。据文献记载，在这一带除高丽外，还没有其它朝代在这里修筑长城的记载。尤其和高丽长城“西南至海”的记载相符，这海当指渤海，老边当指高丽长城。因此，推定高丽长城“西南至海”的具体地点当在今渤海沿岸的营口老边村一带。

从今农安到营口，断断续续的边岗地名，即长城遗迹的所在地，正是自东北到西南的方向，其间的距离，也和“千有余里”的记载相符。如将高丽扶余城推定在今昌图四面城或开原等地，则和“西南至海，千有余里”的记载不符。唐代的尺度

虽然比现在略短，但相差无几，唐代的“千有余里”当今千里是没有问题的。但从昌图四面城或开原到海（今渤海营口一带）的距离仅有六百余里。因此，推定在东北中部平原地区自东北农安到西南营口千有余里的边岗即长城遗迹，为高丽长城，是高丽五到七世纪中期的西部边界。

## 二、延边长城——金代长城

在今吉林省东部延边地区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先后发现了古代长城遗迹。关于延边长城在珲春县境内的一段，魏声和在其所著《珲春古城考》中，曾有片断的记述：“边壕，珲春北境，东自中俄分界之分水岭起（拉字界碑北），有边墙一道，向西北行，每隔十里有土筑堡垒一，或双垒并峙，高约丈许，其基广一丈五六尺。又自勇智乡洛特河子山起，并见边墙蜿蜒，堡垒接续，至兴仁乡之水湾子，隄山高下，值高山之顶，常有巨垒建其上。更向西北，在德惠乡方面，又有壕堑，深约六七尺、三四尺不等，堑左犹存边墙形迹。由密江屯迤西，至珲春与汪清分界之黑滴达，循图们江山岭西南，筑有石墙，高及丈许，远至汪清县界之孤山子北，凉水泉子街始尽。又石头河窟窿山顶亦有土筑边墙，迤迤而西，至延吉县境。上述墙堡，是否互相联属，以年久湮没，若断若续，难以指认。或谓金源之兴，与高丽争界，此实当交战之冲，古垒纵横，即其遗迹云”。

又据《珲春县文物志》有关珲春县境内边墙的记载：位于珲春平原北部的长城，“东北从哈达门乡和平村西山经过涌新、涌川，再经镇郊的车大人沟等地方，

直至英安乡关门咀子西山，大致东西向，横跨三个山岭，三个沟，总长约五十华里。边墙均土筑，多湮圯，断续不连，只有跨越山岭的地方尚明显。保存较好的是涌新东山城墙，基宽八米，高一到一点五米，壕宽六到七米，深一到二米不等。墙和壕大致方向是一致的，但有分有合，不完全一致。城墙所经过的临近山顶皆有土垒或石垒，有的地方双垒并峙，共发现八处”。笔者于1972年在珲春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当地老人说，在珲春县杨泡乡沙齐城向北到哈达门一带也有一道边壕。据实地调查，在珲春河西北沿岸还发现两座金代山城。在哈达门乡干沟子屯东附近的山上有石筑山城一座。城内出土过“熙宁重宝”一枚、带柄铜镜一面。有角楼、马面，周长约三千米。在春化乡梨树沟西北二里，小六道沟东北四里，春化桥畔，还有一座周长一千五百米的山城。在城内出土一块金代板瓦滴水，以及一些灰褐色细泥陶片。过去在这一山城內还出土过“菜栏河谋克印”<sup>⑫</sup>，印背阴刻“定十八年三月，礼部造”。山城有角楼、马面、瓮城。从出土文物以及文献记载来看，这两座山城为金代城址无疑。

此外，在和龙、龙井两县境内也发现了长城遗迹，“西起和龙县土山乡东山村二道沟的山坡上，向东北延伸到延吉市和龙井县（原称延吉县）境内，最后终止于龙井县长安乡磨盘山附近，全长约一百五十公里”，“在古长城内外，还建筑有烽火台。（当地人称作墩台），已经发现的有十四座”<sup>⑬</sup>。

又据《和龙县文物志》载：和龙县境内的古长城，“它起筑于海兰江北岸土山乡东山村二道沟的山坡”，“穿越土山、西城、龙门三乡，横跨亚东水库，然后向北

龙井县细鳞河的长城村方向伸延”，“城垣多见土筑，亦有石砌或土石混筑的”。在这里也发现烽火台遗迹五处，“皆分布于古长城的内侧”。

据笔者于1978年10月，在和龙和龙井两县境内的考古调查得知，在这两县境内不但有长城遗迹，而且还有一些渤海和金代古城，其中重要的渤海古城有和龙西古城子（中京显德府址）和净项古城。龙井县太阳乡村东一里的太阳古城和长安乡河龙屯内的河龙古城。重要的金代古城有延吉市东二十里的城子山山城（城内出土有高句丽、渤海、金代文物），和龙县的东古城在和龙西古城之东三十里，有角楼、马面、瓮城，周长四里。据《和龙县文物志》载：过去在城内曾出土过兽面瓦当和金代官印三方。这是海兰江北岸的重要金代古城。

此外，在黑龙江省东部牡丹江地区也发现两道长城遗迹，“一道在牡丹江左岸支流海龙河的北岸，略呈东西走向；另一道在镜泊湖东岸的山村中也是呈东西走向”<sup>⑭</sup>。

根据上述考古调查资料，可知延边长城分布在今珲春、龙井、和龙以及牡丹江一带，关于它的全部分布情况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调查。这一带不但有许多渤海古城和遗址、遗物，而且还有许多金代古城和遗址、遗物<sup>⑮</sup>，为考证延边长城的时代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就目前所知，东北的古代长城遗迹，在历史上都有文献记载。延边长城这一巨大工程和重要历史遗迹，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没有记载。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推定它的建置时代，没有文献根据的推测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我认为在今延边地区修筑长城，只有金代，其它时期还没有在这一带修建长城的记

载。

女真完颜部从始祖函普五传至昭祖（石鲁）时，“耀武至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青岭即今张广才岭，白山即今长白山，苏滨即今绥芬河，耶懒即今苏城河。六传至景祖（乌古迺）时，“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sup>⑯</sup>。这时已将其势力发展到统门水（今图们江）、曷懒水等地。九传至穆宗（盈歌）、十传至康宗（乌雅束）时，已进占曷懒甸（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平原），和高丽发生冲突。

“康宗（乌雅束）嗣，遣使通欢，以星显（今布尔哈通河）、统门（今图们江）二兵往至乙离骨岭，益募兵，浞活涅水，甸地曷懒甸”<sup>⑰</sup>。高丽靖宗十年（公元1044年），筑定州城<sup>⑱</sup>的同时，修筑一道长城<sup>⑲</sup>，此即与高丽接界的曷懒甸长城。“高丽背约，杀二使，筑九城<sup>⑳</sup>于曷懒甸，先数万来攻，斡赛败之。高丽<sup>㉑</sup>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高丽复来攻，斡赛复败之。高丽约以还遁逃之人，退九城之军，复所侵故地”<sup>㉒</sup>。女真建国后，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高丽增筑（曷懒甸）长城三尺，边吏发兵止之，弗从。报曰：‘修补旧城’，曷懒甸李盖胡刺古、习显以闻。诏曰：‘无得侵軼生事，但慎固营垒，广布耳目而已’”<sup>㉓</sup>。以上是女真在建国前后，和高丽在曷懒甸修筑城堡和长城互相对峙的记载。今延边长城，在金代属曷懒路辖境。金太宗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正月，“命以统门水（今图们江）以西，浑曷（今珲春河）、星显（今布尔哈通河）、濊曷（今海兰江）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sup>㉔</sup>。由此可知，金代曷懒路的辖境，除包括今朝鲜东北部的咸镜南、北道以外，还包括今珲春、延吉、龙井、和龙

等地。金代“曷懒(路)地接高丽”<sup>②</sup>。今延边金代古城以及长城和高丽所筑曷懒甸九城以及长城南北相对,当为金代为防御高丽的进攻而修建的。今延边长城的形制,有界壕、边墙、堡垒,和今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代界壕、边堡的形制相同。又据《大金国志》卷24,章宗皇帝本纪记载: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冬,浚界,深广各三丈,东接高丽,西达夏境,列屯戍兵数千里,防其复至”。这一记载,明确指出金代曾修筑了“东接高丽”和“西达夏境”的两道界壕、边堡。今延边和朝鲜咸镜南道境内的城堡和长城遗迹,当为金代曷懒路“东接高丽”的长城。所谓“西达夏境”,即指东北自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起,沿大兴安岭东麓西南行,穿过锡林郭勒盟草原,直到阴山背后大青山北部群山中的金代界壕边堡。

过去也曾认为今延边长城,可能是金末蒲鲜万奴为防御蒙古而修筑的,但这仅是推断,缺乏文献根据。考蒲鲜万奴在公元1215年建国,初称大真,后改国号为东夏,直到公元1233年灭亡,才仅十九年,在这短短的十九年中,东征西讨,转战各地,难以动员大量人伙修筑规模巨大的长城。况且蒲鲜万奴偏安于东部沿海一带时,“仍属蒙古”<sup>③</sup>,在公元1218年和1219年,和蒙古、高丽三方联合攻打契丹反金势力<sup>④</sup>,因此,在公元1219年以前,不会修筑长城以防蒙古。公元1217年,木华黎进军中原,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这时蒙古无暇东顾,因此,蒲鲜万奴在公元1224年,曾企图乘机脱离蒙古而独立<sup>⑤</sup>。但这时(公元1224年)距东夏灭亡(公元1233年)才仅八、九年的时间,怎有能力和时间,修筑这样大规模的长城呢?特别是对蒲鲜万奴的建国及其东征

西讨,攻城略地等均有记载,独对修建长城这一大事没有记载,这是不可能的。从文献没有关于东夏修筑长城的记载也可推知,今延边长城不是蒲鲜万奴的东夏国修建的。魏声和说:“或谓金源之兴,与高丽争界,此实当交战之冲,古垒纵横,即其遗迹云”,这一推论是和文献记载相符的。到金章宗时代,又挖筑界壕,“东接高丽”,以防高丽的再来进攻。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延边长城的形制和西部金代界壕边堡相同的情况来看,延边长城(实即界壕、边堡)当为金代长城。

①④ 李寰春:《怀德县志》卷一〇。

②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史迹资料》,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

③ 《怀德县文物志》,第106、107页。

⑤ 《吉林风物志》第70页。

⑥ 据《北史·高句丽传》载:北魏宣武帝正始中(公元504—508)始称高句丽为高丽。

⑦ 《高丽史》卷一七,仁宗。

⑧ 《辽史·圣宗本纪》卷17,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洪皓:《松漠纪闻》。

⑨ 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

⑩ 《三国志》卷37,地理四引贾耽:《古今郡国志》。

⑪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下编。

⑫ [日]有藤甚兵卫:《间岛的史迹》三,高丽城。

⑬⑭ 友之:《吉林东部延边地区发现古长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⑮ 详见琿春、龙井、和龙三县文物志。

⑯ 《金史·世纪》。

⑰ 《金史·高丽传》。

⑱ 定州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西南三十五里的定平。

⑲ 《东国舆地胜览》定平府古迹条:古长城,高丽时所筑,西逾大岭,东接郡连涌。

⑳ 九城即成、英、福、雄、吉五所城和公院、通泰、真阳、康宁四镇城,皆在今朝鲜咸兴平原。

㉑ 《金史·韩鲁传》:“韩鲁母疾病,使韩鲁代将其兵数月,韩鲁亦对筑九城与高丽抗”。

㉒ 《金史·世纪》,并见《金史·高丽传》、《金史·韩鲁传》。

㉓ 《金史·高丽传》、《金史·太祖本纪》。

㉔ 《金史·太宗本纪》天会九年正月戊申条。

㉕ 《金史·霍察世杰传》。

㉖ 屠寄:《蒙兀儿史记·蒲鲜万奴传》。

㉗② 《高丽史》卷二二,高丽世宗。

[本文责任编辑:冯永谦]